

国文台
中散播赛

九十年代思想散文精品丛书

牧歌主编

城市牛哞

The Moo In The City 牧歌 / 编

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碎片

- 城市牛哞
- 哲人的“蠢话”
- 用肚皮思考
- 动物比人类优越
- 平静的坏心情
- 民主、中庸与 0.618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散文精选
九十年代思想散文精品丛书
牧歌主编

城市牛眸



碎片 徐无鬼等 /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市牛哞/牧歌编, -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01

ISBN 7-80605-934-2

I. 城... II. 牧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060 号

城市牛哞

牧歌 编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建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4.5 印张 4 插页 350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

ISBN 7-80605-934-2/I·803

定价: 23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 710100)

目 录

上 编 城市牛眸

- 刘亮程 人畜共居的村庄 /3
刘亮程 城市牛眸 /6
单正平 单氏家语 /9
单正平 小街见闻 /28
单正平 开 会 /34
刘 齐 老艾访华 /42
李 锐 寂静的高纬度 /65
苇 岸 一九九八·节气 /93
史铁生 文革记愧 /100
李南央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/105
刘烨园 我的兄弟死在路上 /124
筱 敏 成年礼 /139
林贤治 父 亲 /148
林贤治 寻找诗人 /151
林贤治 走向大旷野 /156

中 编 哲人的“蠢话”

- 牧 歌 狂徒徐无鬼 /167
摩 罗 思念仁者 /169
钱理群 写给我的精神兄长 /174
徐无鬼 思想的尊严 /179

徐无鬼	“我思故我在”	/181
徐无鬼	屁股指挥脑袋	/186
徐无鬼	“四万原则”	/187
徐无鬼	希特勒	/190
徐无鬼	杞人忧天	/195
徐无鬼	民众的欢呼	/199
徐无鬼	恐惧的纪念碑	/201
徐无鬼	伏尔泰的“疏漏”	/203
徐无鬼	用肚皮思考	/205
徐无鬼	养狗笔记	/207
徐无鬼	“天狼”猜想	/213
徐无鬼	动物比人类优越	/226
徐无鬼	哭天、哭地、哭己	/238
徐无鬼	“一”字不识	/250
徐无鬼	论 沉 默	/252
徐无鬼	孤 独	/254
徐无鬼	高贵与卑贱	/258
徐无鬼	不理解万岁	/265
徐无鬼	人生三关	/267

下编 平静的坏心情

朱学勤	小概率事件	/271
朱学勤	访美五题	/276
朱学勤	火车上的记忆	/301
朱学勤	平静的坏心情	/319
朱学勤	革 命	/334

朱学勤	想起了鲁迅、胡适与钱穆	/339
徐友渔	学术与生命的意义	/343
徐友渔	另一类开国元勋	/352
徐友渔	记忆即生命	/362
邵燕祥	思想的悲哀	/368
蓝英年	赫鲁晓夫乱点鸳鸯谱	/372
钱理群	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	/376
蔡德诚	民主、中庸与0.618	/384
丁 林	美国的宪法和政局的稳定	/393
毛喻原	美国的千年庆典	/400
秦 晖	从“戏说乾隆”到“胡说雍正”	/404

附编 与“狼”共舞

摩 西	童话骑手鲍尔吉	/419
摩 西	剑胆琴心朱学勤	/421
牧 歌	愧对史铁生	/424
牧 歌	与“狼”共舞	/428
牧 歌	顶天立地一枝笔	/431
牧 歌	乡村“哲学家”刘亮程	/434
牧 歌	“精神贵族”筱敏	/438
牧 歌	教我如何不“恨”他	/441
余 杰	坚守自由的尊严	/444
牧 歌	中国散文的两条出路(代跋)	/455

上

编

城市牛哞



人畜共居的村庄

刘亮程

有时想想,在黄沙梁做一头驴,也是不错的。只要不年纪轻轻就被人宰掉,拉拉车,吃吃草,亢奋时叫两声,平常的时候就沉默,心怀驴胎,想想眼前嘴前的事儿。只要不懒,一辈子也挨不了几鞭。况且现在机器多了,驴活得比人悠闲,整日在村里村外溜达,调情撒欢。不过,闲得没事对一头驴来说是最最危险的事。好在做了驴就不想这些了,活一日乐一日,这句人话,用在驴身上才再合适不过。

做一条小虫呢,在黄沙梁的春花秋草间,无忧无虑把自己短暂快乐的一生挥霍完。虽然只看见漫长岁月悠悠人间某一年的光景,却也无憾。许多年头都是一样的,麦子青了黄,黄了青,变化的仅仅是人的心境。

做一条狗呢?

或者做一棵树,长在村前村后都没关系,只要不开花,不是长得很直,便不会挨斧头。一年一年地活着。叶落归根,一层又一层,最后埋在自己一生的落叶里,死和活都是一番境界。

如此看来,在黄沙梁做一个人,倒是件极普通平凡的事。大不必因为你是人就趾高气扬,是狗就垂头丧气。在黄沙梁,每个人都是名人,每个人都默默无闻。每个牲口也一样,就这么小小的一个村庄,谁还能不认识谁呢。谁和谁多少不发生点关系,人也罢牲口也罢。

你敢说张三家的狗不认识你李四。它只是叫不上你的名字——它的叫声中有一句可能就是叫你的,只是你听不懂。也从不

想去弄懂一头驴子，见面更懒得抬头和它打招呼。可那驴却一直惦记着你，那年它在你家地头吃草，挨过你一锨。好狠毒的一锨，你硬是让这头爱面子的驴死后不能留一张完整的好皮。这么多年它一直在瞅机会给你一蹄子呢。还有路边泥塘中的那两头猪，一上午哼哼叽叽，你敢保证它不是在议论你们家的事。猪夜夜卧在窗根，你家啥事它不清楚。

对于黄沙梁，其实你不比一只盘旋其上的鹰看得全面，也不会比一匹老马更熟悉它的路。人和牲畜相处几千年，竟没找到一种共同语言，有朝一日坐下来好好谈谈。想必牲口肯定有许多话要对人说，尤其人之间的是是非非，牲口肯定比人看得清楚。而人，除了要告诉牲口“你必须顺从”外，肯定再不愿与牲口多说半句。

人畜共居在一个小小村庄里，人出生时牲口也出世，傍晚人回家牲口也归圈。弯曲的黄土路上，不是人跟着牲口走便是牲口跟着人走。

人踩起的尘土落在牲口身上。

牲口踩起的尘土落在人身上。

家和牲口棚是一样的土房，墙连墙窗挨窗。人忙急了会不小心钻进牲口棚，牲口也会偶尔装糊涂走进人的居室。看上去你们似亲戚如邻居，却又根本不是那么回事，日子久了难免把你们认成一种动物。

比如你的腰上总有股用不完的牛劲；你走路的架势像头公牛，腿叉得很开，走路一摇三摆；你的嗓音中常出现狗叫鸡鸣；别人叫你“瘦狗”是因为你确实不像瘦马瘦骡子；多少年来你用半匹马的力气和女人生活和爱情。你的女人，是只老鸟了还那样依人。

数年前一个冬天，你觉得有一匹马在某个黑暗角落盯你。你有点怕，它做了一辈子牲口，是不是后悔了，开始揣摸人。那时你的孤独和无助确实被一匹马看见了。周围的人，却总以为你是快乐的，像一只无忧无虑的夏虫，一头乐不知死的驴子、猪……

其实这些活物,都是从人的灵魂里跑出来的。上帝没让它们走远,永远和人呆在一起,让人从这些动物身上看清自己。

而人的灵魂中,其实还有一大群惊世的巨兽被禁锢着,如藏龙如卧虎。它们从未像狗一样咬脱锁链,跑出人的心宅肺院。偶尔跑出来,也会被人当疯狗打了,消灭了。

在人心中活着的,必是些巨蟒大禽。

在人身边活下来的,却只有这群温顺之物了。

人把它们叫牲口,不知道它们把人叫啥。

(选自《一个人的村庄》一书)

城市牛哞

刘亮程

我是在路过街心花园时，一眼看见花园中冒着热气的一堆牛粪。在城市能见到这种东西我有点不敢相信，城市人怎么也对牛粪感兴趣。我翻进花园，抓起一把闻了闻，是正宗的乡下牛粪，一股熟悉的遥远乡村的气息扑鼻而来，沁透心肺。那些在乡下默默无闻的牛，苦了一辈子最后被宰掉的牛，它们知不知道自己的牛粪被运到城市，作为上好肥料养育着城里的花草树木。它们知道牛圈之外有一个叫乌鲁木齐的城市吗？

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从乡下运来的一卡车牛，它们并排横站在车厢里，像一群没买到坐票的乘客，东张西望，目光天真而好奇。我低着头，不敢看它们。我知道它们是被运来干啥的，在卡车缓缓开过的一瞬，我听到熟悉的一声牛哞，紧接着一车牛的眼睛齐刷刷盯住了我：它们认出我来了——这不是经常扛一把铁锨在田间地头转悠的那个农民吗，他不好好种地跑到城里干啥来了。瞧他挟一只黑包在人群中奔波的样子，跟在乡下时挟一条麻袋去偷玉米是一种架势。我似乎听到牛议论我，我羞愧得抬不起头。

这些牛不是乘车来逛街的。街上没有牛需要的东西，也没有牛要干的活。城市的所有工作被一种叫市民的承揽了，他们不需要牲畜。牛只是作为肉和皮子被运到城市。他们为了牛肉的新鲜才把活牛运到城里。一头牛从宰杀到骨肉被分食，这段时间体现了一个城市的胃口和消化速度。早晨还活蹦乱跳的一头牛，中午已摆上市民的餐桌，进入肠胃转化成热量和情欲。

而牛知不知道它们的下场呢？它们会不会正天真地想，是人

在爱护它们抬举它们呢。它们耕了一辈子地,拉了一辈子车,驮了一辈子东西,立下大功劳了。人把它们当老工人或劳动模范一样尊敬和爱戴,从千万头牛中选出些代表,免费乘车到城里旅游一趟,让它们因这仅有的一次荣耀而忘掉一辈子的困苦与屈辱,对熬煎了自己一生的社会和生活再没有意见,无怨无悔。

牛会不会在屠刀搭在脖子上时还做着这样的美梦呢?

我是从装满牛的车厢跳出来的那一个。

是冲断缰绳跑掉的那一个。

是挣脱屠刀昂着鲜红的血脖子远走他乡的那一个。

多少次我看着比人高大有力的牛,被人轻轻松松地宰掉,它们不挣扎,不逃跑,甚至不叫一声,似乎那一刀捅进去很舒服。我在心里一次次替它们逃跑,用我的两只脚,用我远不如牛的那点力气,替千千万万头牛在逃啊逃,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,最终逃到城市,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让他们再认不出来。我尽量装得跟人似的,跟一个城里人似的说话、做事和走路。但我知道我和他们是两种动物。我沉默无语,偶尔在城市的喧嚣中发出一两声沉沉牛哞,惊动周围的人。他们惊异地注视着我,说我发出了天才的声音。我默默接受着这种赞誉,只有我知道这种声音曾经遍布大地,太普通、太平凡了。只是发出这种声音的喉管被人们一个个割断了。多少伟大生命被人们当食物吞噬。人们用太多太珍贵的东西喂了肚子。浑厚无比的牛哞在他们的肠胃里翻个滚,变作一个咯或一个屁被排掉——工业城市对所有珍贵事物的处理方式无不类似于此。

那一天,拥挤拥挤的城里人来来往往,没人注意到坐在街心花园的一堆牛粪上一根接一根抽烟的我,他们顶多把我当成给花园施肥的工人或花匠。我已经把自己伪装得不像农民。几个月前我扔掉铁锹和锄头跑到城市,在一家文化单位打工。我遇到许多才华横溢的文人,他们家里摆着成架成架的书,读过古今中外的所有

名著。被书籍养育的他们，个个满腹经纶。我感到惭愧、感到十分窘迫。我的家里除了成堆的苞谷棒子，便是房前屋后的一堆堆牛粪，我惟一的养分便是这些牛粪。小时候在牛粪堆上玩耍，长大后又担着牛粪施肥。长年累月地熏陶我的正是弥漫在空气中的牛粪味儿。我不敢告诉他们，我就是在这种熏陶中长大、并混到文人作家的行列中。

这个城市正一天天长高，但我感到它是脆弱的、苍白的，我会在适当的时候给城市上点牛粪，我是个农民，只能用农民的方式做我能做到的，尽管无济于事。我也会在适当时候邀请我的朋友到一堆牛粪上来坐坐，他们饱食了现代激素，而人类最本原的底肥是万不可少的。没这种底肥的人如同无本之木，是结不出硕大果实的。

好在城市人已经认识到牛粪的价值。他们把雪白雪白的化肥卖给农民，又廉价从农民手中换来珍贵无比的牛粪养育花草树木。这些本该养育伟大事物的贵重养料，如今也只能育肥城市人的闲情逸致了。

（选自《一个人的村庄》一书）

单氏家语

单正平

无家之家

家这个字,在我历来的想象中,总是装了父母子女几口人的一两间房子。回家,就是回到那房子里去;离家出走,就意味着走出那房子跑了很远。像天津这样的大城市,绝大多数的家,不就是装在火柴盒一样的单元房里么?

到了自己成家、就业后,我才糊涂起来,无房可住的家究竟算不算一个真正的家?这倒并非故弄玄虚,没有房住,就不能立户,不立户,就没有煤气罐、副食本,买不了炉子烟筒蜂窝煤,买不了定量供应的大白菜,等等,于是我们想方设法借房租房,租到了房,又四处奔走借各种本子买烟筒、蜂窝煤、炉子、白菜,借钱买床,买锅碗瓢盆。这一切弄停当,才突然意识到,我们这个家,原来是借来的,除了人。

这也好景不长,不久房子被主人收回,我们只得还“家”出走,却不知去何处支床架灶,差一点当了街头游击队。

遥想当初结婚时,在学校各住自己宿舍。我住的宿舍叫“望穿秋水”,妻子那幢楼叫“冷酷的心”,两个电影片名,是天才的中文系学生的杰作。妻子的心并不冷酷,而我却得天天望穿秋水,直到周末把同屋赶走,妻子乘黄昏人稀之际悄悄溜进来,在架子床的床头放好红绸烫金的结婚证。有人开玩笑说,你们是近距离两地分居。

不过一般两地分居者,两头总有一处是家的所在地,有一个小

小的窝等待异地的丈夫或妻子春节归来，我们是日日相见，却无家可归。这也罢了，权当没结婚，权当继续谈恋爱，也不挺有诗意？

诗意的校园生活终究长不了。于是就有了上面所说的借家之举，还家之狼狈。还家之后，无处睡觉，决定铤而走险，进驻办公室。怀着深深浓浓的犯罪感把床支在办公室，还没收拾停当，管理科长来了，说治安管理条例规定，办公大楼不得住人，请另想办法。我们抱定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，赖！最后科长提出妥协方案：床可暂放在此，但不能住人，楼下有值班室，你们可以替人值班，那屋里有两张单人床。要不是我们两人都在这大楼里上班，连值班室也住不成。

于是我们过起了超近距离的两地分居生活，同屋而不同床。看来这异性相吸的道理没错，我原先在西北，妻子在河北，相互吸到一个城市，一个大学，一个单位，最后是一间值班室里。距离越来越近，可就是凑不成一张双人床。我怀疑我们是否真的成了家。

有的对家庭生活颇感厌倦的朋友说，你们这才叫有诗意，每周绞尽脑汁想法找睡觉的地方，那必然是情浓似酒，爱甜如蜜，天天守在一起有什么意思！我经他这么一说，才发现自己原来竟还有这等优势，才明白有房之家容易成为埋葬爱情的坟墓。美国人离婚的特多，原因之一，大概就是有宽敞的房子住，有大把的钞票花。杜甫当年要有好房子住，能对老婆那么好，能写出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么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使其无房可住。对于一个还想做英雄梦的人来说，要房可不大妙，一朝入了温柔富贵房，雄心壮志伟业大功准会泡了汤，天才豪杰准会一路沉溺下去成了凡夫俗子庸人一个。去年遇见一位颇有名气的诗人，问家住何方，他说浪迹天涯，四海为家。前不久一位北京朋友来，他也无房，他说，给我一套我也不要，要房干什么！我大受感动，要房干什么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小时候奶奶说：“你老子当年结婚时，我花5块钱买张破桌子，

他笑我：‘要家具干什么，到了共产主义，两口子提个皮箱过日子，多省心，多好。’怎么样，三十多年过去了，过日子少了一样也不行！”我特佩服父亲当年的勇气、胸怀。后来他不但逐渐勒紧裤带，添了五斗橱，大衣柜，三人沙发，而且还在去年把住了三十多年的三间旧磨房买下来，成了私产，他是真正堕落了。

十多年前我离家时，带出来父亲 40 年代拎过的一口破皮箱，箱角破了，提手裂了，皮带断了，锁扣也坏了，我拎着这箱子东奔西走地求学谋生，如今仍然装着我的换洗衣服。箱子告诉我，我要继承父亲的未竟之志，把家带在身边，随时迁移而毫不费力。事实也是如此。生命在于运动。家也是生命组成，也要运动，运动得频率越高，便越有活力。我们夫妻结婚这么久，还没有骂娘打架上法院，便是明证。我的一位教授头衔的老师，妻子是个工人，按常规观念，这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相结合，婚姻极不牢靠，但他俩相敬如宾，和谐之极。我有点纳闷。前些日子他搬家，我去帮忙，劳动过程中他感慨说，从结婚至今，20 年间搬了 17 次家，在同一个城市。我恍然大悟，常搬家、无定居，乃是家庭婚姻最有效的粘和剂，要想有个靠得住的家，就不能要太牢靠的住房，要做好随时迁徙的准备。老天也许要成全我，干脆不让我有房住，我得明白这大道理。我们的家在有无之间。说有，是因为我有“家室”，有“妻室”，说无，是因为我没有可以请朋友来做客的家。我们以单位办公室为家，就这样。

不要说我在玩阿 Q 式的游戏，玩游戏没劲。真正有劲的是我有一个无家之家。

1989.8.